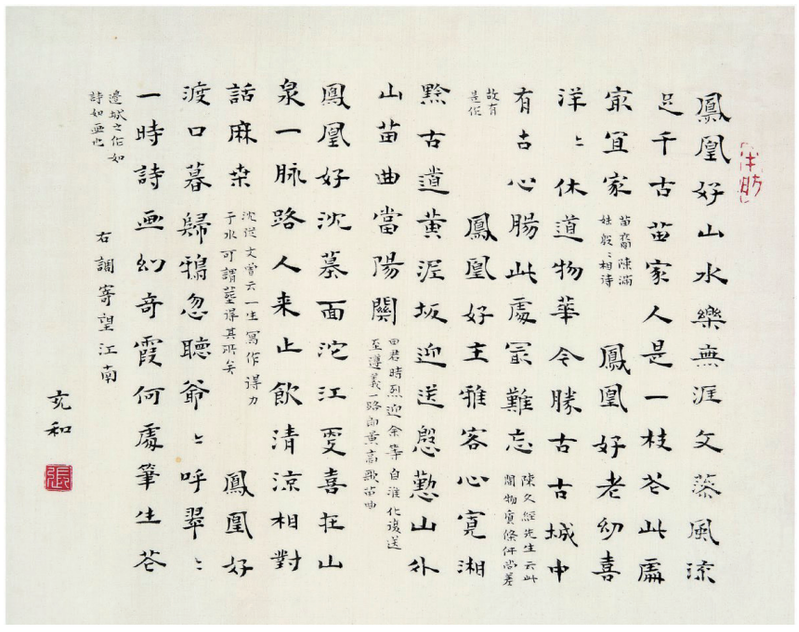
追逐张充和,我们追什么?

■ 默慈

6月下旬,西泠春拍落下帷幕,“张充和与昆曲——暨中国首届戏曲艺术专场”总成交额为2755.3万元,成交率97.69%。预展和拍卖中,冲着“张充和”这个名字而来的文化界、戏曲界人士以及各路藏家络绎不绝。6月26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白谦慎在三联韬奋书店作了名为“彩云明月驻荷珠:我读《张充和诗文集》”的学术讲座,为读者介绍《张充和诗文集》编辑始末。

近年来,张充和被舆论称为“民国最后的才女”,她的一生丰富多彩又澄澈明净,实属难得。白谦慎以学者的角度倾注许多时间和心血研究张充和,拍卖场也铆足了劲发挥名人效应。这些都让人不禁思考:张充和的艺术成就究竟如何?人们追逐张充和,追的是什么?是真的为欣赏乃至临摹她的作品本身,还是试图接近她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趣?再或者仅仅是折服于她的从容闲雅?



右调寄望江南 张充和



张充和1913年生于上海,少年时在安徽合肥老家接受传统教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36年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抗战初期,在昆明为教育部编中学教科书。1940年转往重庆,任职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1947年,应北京大学之邀,教授书法和昆曲。1949年移居美国,先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工作。1962年受聘于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1985年退休。擅长诗词、书画、昆曲。2015年辞世,享年102岁。

余英时在白谦慎编写的《张充和诗书画选》序言中说道:“沈尹默先生题《仕女图》,说充和‘能者固无所不能’,这句评语一点也不夸张。”张充和可谓“通达”,而她何以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

张充和早年出身于传统私塾,童年时便走进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的基础。她不局促于偏隅,不以专攻一艺自限,而是诗、书、画“三绝”合一,昆曲辅之。中国学问历来有“文、史、哲不分家”的学风,它讲究不在彼此绝缘的状态下分途而孤立地追求,所以,中国学问的分类无论怎么繁衍,都并不影响全部学问之为一有机整体并相关相通。

张充和年轻时候在蒲团之上静坐的那张黑白照片,满足了人们对民国才女与美女的一切幻想。宋人品评,女子之美,容貌其一,以“态”为胜,张充和符合这样的标准。女子之美多样,《世说新语·贤媛》一则中顾家妹妹的“清心玉映”可敌得过王夫人的“神情散朗”?或许,闺房之秀多见,“林下之风”少有。古人如谢道韫这般女子,可称得上为穿裙子的“士”——有女子的温良,亦有男子的英气,张充和同样如此。

有人说,张充和是传统文人精致文化最后一幅动人的刺绣。即使读书写字不过一件小事,曲子里弯腰拂袖不过一个动作,也值得她把时间过得精致。读书,古人的一句话若合了一时心境,也常常开心许久;习字,索性心中不装任何其他琐事,倒也是单纯的幸福。看张充和先生面相温善、清瘦娴雅,便知道你给时间什么,时间会在你的面相上记录什么,欢喜也好,怨怼也罢,无有放过,侥幸也逃避不了。

人不可能没有朋友,而如何交往,则于套路中见性情。张充和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和友人有着酬唱往还。与她唱和的友人,重庆时期有查阜西等;移居美国后有杨联陞、蒋彝、周策纵、叶嘉莹、余英时、饶宗颐、罗忼烈……即便是结为连理,也多志同道合。尝记那年,杨振声邀请众人到颐和园霁清轩度暑假,张充和与傅汉思互相认识,二人新婚时,杨振声送她“乾隆十色八卦墨”。

学问讲求师承与同学,以相砥道义,相规过失。余英时在《张充和诗书画选》序言中提到:“我初晤充和在上世纪60年代初,但仰慕大名则远在其前,因为我们之间的师友渊源是很深的。她考入北京大学在30年代中期,所从游者都是一时名师,其中钱宾四(穆)先生在十几年后便恰巧是我的业师。所以严格地说,充和是我的同门先辈。”

有人不免问,张充和艺术成就到底如何?保底她是沈尹默的学生,师出名门罢了。是啊,这世上,借名师提高自己身份者确实很多。不过,那时拜师于名人门下,首先自己应该还有点本事:师父与自己,互相代表着对方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甚至脾性与人格。名师收徒应该也良久斟酌。也确实,一次名师提点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有很大改变,上世纪80年代出国之前,在国内书法界已颇为活跃的白谦慎,若不是遇到张充和,他不会进入耶鲁大学艺术史系,也不曾想过要专治中国书法史。这世上人与人交往,也许之前相识出于某种原因,但时间长了,便明确知道,谁与谁精神相栖,否则场合上出于礼貌性的指导或提携,终究不会是知交。

当然,还有人追逐张充和,似乎源自于某种民国情结:民国的建筑、民国的大学、民国的书籍、民国的诗人,甚至民国文人起的那些笔名,民国女学生飞扬的裙角……以为那个乱乱的时代,似都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拍场有拍场的规矩和热闹,然而张充和之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白谦慎的回忆或许可以给提供一些启发:“我珍藏好先生最后几年的照片,让记忆里的充和先生,始终是那样的清雅。在张先生去世前的两个星期,我开车去见了她最后两面。那时,她睡得越来越长,醒来时也不再记得我。我写的书也好,文章也好,都是给有心人看的。北京时间2015年6月18日,张充和先生在美国康州家中去世。与充和先生相识的26年时光里,留下的不仅是今时渐已远去的古典风雅,还有先生不为人知的洒脱与俏皮。我愿意和喜欢充和先生的人们聊聊我所了解的前辈,但也不必过度渲染和发挥。”

学术空间

“似他”·“是我”

——从弘一法师书法演变摭谈书法家艺术风格的生成

■ 张彦斌

中国书法艺术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真、草、篆、隶、行诸体。这些书体的形成不但反映出不同时代的艺术特征,更反映出处于不同时代的书法家对书法个性艺术特征的追求。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书法家长期临帖学习、创作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书法家个人学识、审美理想以及人生态度的综合反映。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似他”到“是我”的过程。

第一阶段“似他”,就是要从临摹古代经典碑帖入手,进行技法、结构等基本功的训练学习。临摹是学习书法非常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初学及入门阶段更为重要。清代包世臣说:“学书如学拳。学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对骨、出手起脚,必极筋所能至,使之内气通而外劲出。予所以谓临摹古帖,笔画地步必比帖肥长过半,乃能尽其势而传其意者也。”

临摹要经历一个从入帖到出帖的学习过程。齐白石在《题画诗》中曾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他其实是在说明无论作画还是写字、学习古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关键是怎样临,临什么。这就要求在临摹伊始我们要带着问题去临摹,而不仅仅是“依样画葫芦”。在临摹中要去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这种营养既包括技法、结构、用笔方面,也包括字距、行距的处理,整体章法布局、疏密的运用,乃至字的整体风格的把握。只有这样,在临摹其形之时,才有可能找到其神,并为我所用。临写过程中,有些书法家老纠结于临的像不像原帖,其实,似与不似这是一个反复从认识到补遗的过程,也是艺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更是最终能产生个人风格的必经之路。同一件碑帖在学书之初的临习与学习若干年后再临写,肯定会有不同的心得和收获。

如果说临摹为厚积薄发做准备的话,那么“出帖”便是在你准备充足之后的自由发挥,也就是“是我”的营造。这种艺术的发挥里边不但让他人能感到你的字“有出处”,而且是“出处”丰富,既展示根基之厚,渊源之深,又有一种似曾相识,但又不知是谁的陌生之感。这就是说由“似他”到“是我”了。当然,这里面不只是技法、结构、章法等基本问题,更多融入的是自己的学识、素养、品德、情趣、经验、性格、习惯等多方面个人因素,这种书法展现的就是书法家自己的艺术风格了。

对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影响的个人生理因素具有本能作用。因为每个人对自然界中变化万千的形象与现象的感知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与每个人的遗传因素以及血型、气质等生理因素有关。就像有的人天生对数字比较敏感,对数学题有浓厚的兴趣,而有的人却喜欢画图画、喜欢语言表达等。其实在进行字帖临摹时,每个人的心理感受与审美倾向是不一样的。有的喜欢颜体《勤礼碑》的厚拙,而有人就选空灵、飘逸的褚体。

在书法学习过程中,会在不同阶段得到不同老师的传授与指点,因此,师承关系对艺术风格的产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书法老师的个人风格、学养、喜好以及表现手法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程度多表现在老师的书法地位以及名气。地位越高、名气越大影响力就越大。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形态与思维能力的个人,对书法的学习切不可只是一味地临摹古帖或模仿老师,一定要有博采百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创新精神。如黄庭坚有诗曰:“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凌波锦里联 弘一

弘一法师出身津门富庶之家,在音乐、诗词歌赋、书法、篆刻、绘画、表演诸方面造诣颇深,才华横溢。他的书法取精用宏,厚积薄发。若寻迹其风格演变之脉络,则可划分为胎息、蜕变、羽化三个阶段。

一是胎息阶段。弘一法师少年时研习书法,以魏书为主,并闻名乡里,直到出家前,一直浸淫于北碑,尤以《始平公造像记》着力较多,如弘一法师早年间所临《始平公造像记》,其临摹形神毕肖,力求追摹原碑,方笔自然写出,并无刻版之感。弘一法师取法《始平公造像记》风格的创作作品,明显强化了方笔的使用,果断、整洁,出处明晰,尚停留在“似他”阶段。

二是蜕变阶段。弘一法师中年出家后,尽洗铅华,文字多写佛经祖语、古训格言,韵致唯恐不淡;他所书横批“世间虚妄乐”,语出《华严经》,用笔上由《始平公造像记》得来的方笔开始弱化,线条开始变细,灵动、圆润,结体加长,有意识地提纯简净明了的气息,正处于“入世”与“出世”的过渡时期。

三是羽化阶段。弘一法师半百而后,书法越古迈今,不拘一格,化百炼钢成绕指柔,人书俱老,形成了雅逸超迈、清芬四溢的弘体书风。字如其人,淡远而持重,充满了禅味,如同面对一位元超尘脱俗的世外高人,让人不由得自惭形秽;又宛如面对一位慈祥和蔼的可亲长者,被他的博大胸怀所包容。正如法师对其书夫子自道式的评语:“朽人的字就是法。”他以自己高标的操守升华了书法的真正内涵,也勘定了其书法所追求的深层的最高境界。因此,法师的书法已非一个简单的“艺”字可以诠释了。

书法家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无中生有”并不断升华的过程。清代刘熙载在《书概》中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既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唐代孙过庭《书谱》中句:“初学分布,但求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可见,这是一个由初学书法做到规矩端正、雅俗共赏,再到形成自己风格不求共爱共赏的辩证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书法家对个人风格做出选择的过程。

(作者为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书林新秀

柔而不弱 秀而不飘

——周劲松书法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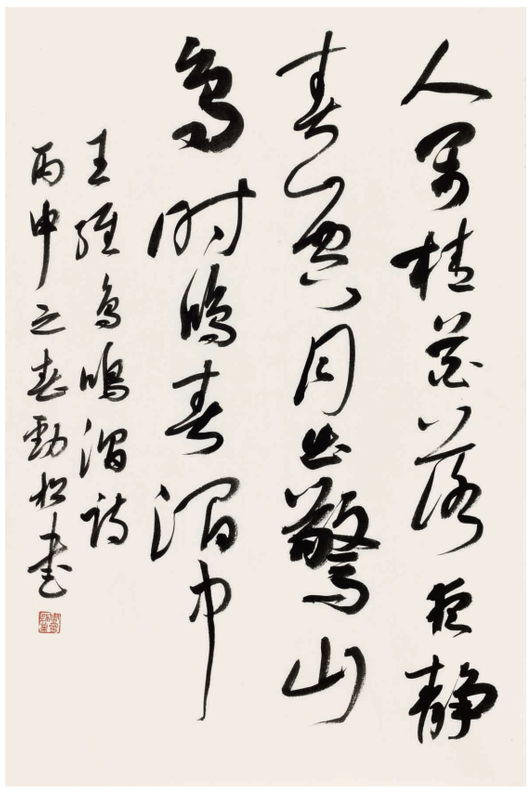
■ 倪文东

周劲松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接着就要进入下一个程序——举办个人书法作品毕业汇报展。这是在傅如明博士和杨频博士毕业时就确定下来的规矩,因为是艺术学书法方向的博士,那就要把自己的书法作品拿出来,让同行看看,请师友们指导。

周劲松是湖南新化人,大学中文系毕业,做过中学语文教师,和他的师兄傅如明、杨频的经历差不多,先后考取了北师大的书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去年他们三位在琉璃厂举办了“三人行——京师三博士书法展”,获得成功。这样的学生我比较喜欢,因为中文底子比较好,做书法理论研究没有问题。

周劲松硕士毕业后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就职,从编辑做起,认真工作,诚实为人,现在是副编审、美术分社的总监,近年来编辑出版了许多美术和书法的重点图书,获得好评。周劲松的博士毕业论文《宋代书籍刊刻与书法研究》与他的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梳理这方面的文献,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比较,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是近年来系统、全面地研究宋代书籍刊刻与书法文化的重要成果。

周劲松的书法创作进步很大,有悟性,感觉好。他的创作以行草书为主,尊崇二王,融入孙过庭、米芾、苏轼、黄庭坚的书风,写得灵动、轻盈、潇洒,在巧拙之间,笔法变化多,使转游刃有余。他的行草书根植传统,又适当融入现当代书法创作风格,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急、不躁,秀而不飘,柔而不弱。有时他还密切注意作品的墨色变化,以淡墨抒情,在墨法和章法方面受到杨凝式和董其昌的影响。在下一步研习中,如果在行草中适当融入篆隶,我相信他的行草书会有新的变化和质的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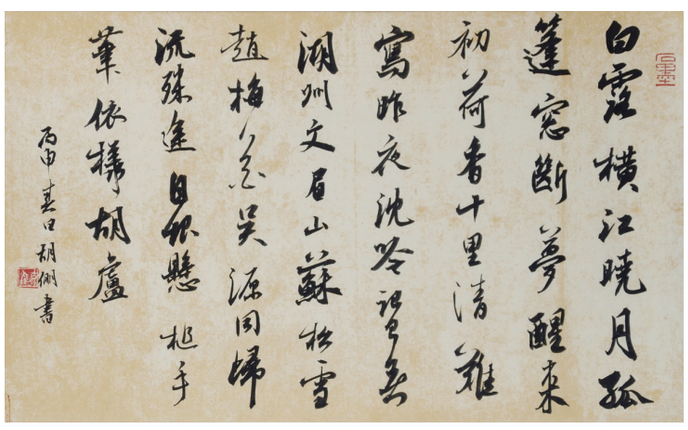
王维《鸟鸣涧》 周劲松

技法指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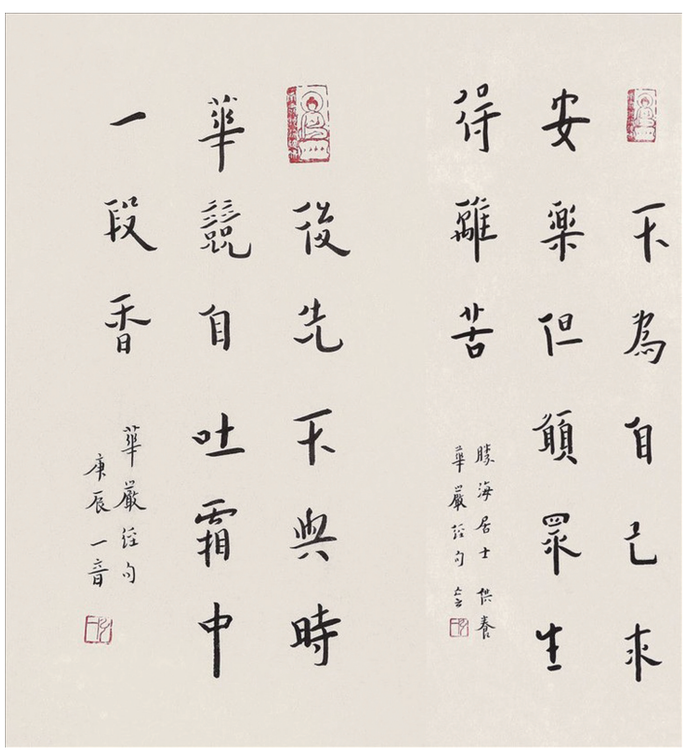
评胡倗《担当诗二首》

胡倗博士这件行书作品取法宋人,主要呈现的是苏、米的基调。干净、利落的用笔中透出厚度和力道,作者用笔的娴熟尽显其中。结构紧结又富于一定的变化,欹侧取势却不失平稳。章法上疏朗洒落,字间行间的配合也已经得心应手。美中不足的是,结字的紧凑与笔画分布的明晰有时尚不能兼顾,如“醒”“香”“梅”“流”等便是如此。另外,笔画的到位与否也须加以注意,如“州”字中竖缩短以求变化本无可厚非,但因书写过短导致无法同旁边的点画相区分。正文末行“胡”字部件“月”的横折内撅,末端向右偏斜,略显过度。款字稍弱,有力不从心之感,建议临帖中体会方圆兼施、中侧并用之妙。

李洪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



担当诗二首 (68×30)厘米 胡倗



华严经句 弘一